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隋煬帝豔史 第五回 黃金盒賜同心 仙都宮重召人

詩曰： 治世須憑禮法場，各分一裂便乖張。

已經喋血天倫內，何惜為雲帝子旁。  
國是可勝三歎息，人情安敢一思量。  
千秋莫道無遺鑿，野老田夫話正長。

又曰：

好花無主最堪悲，一任春風次第吹。  
細雨五更才墮淚，黃鸝又選合歡枝。

卻說煬帝因宮人朝賀，追問宣華。眾宮人答道：「宣華娘娘因昨日抵觸了萬歲爺，今日侍罪後宮，未蒙詔赦，焉敢擅自朝賀？」煬帝笑道：「昨日那樣任性，今日也一般如此！可惜一個好人情不會做得。」遂叫左右取出一個小金盒兒，自家袖中又悄悄拿了一件物事，放在裡面。外邊用黃封緊緊封了，又於合口處將御筆親打一個花押。隨差一個太監齎了，賜與宣華，叫她親手自開。太監領旨，忙往後宮而來。

卻說宣華自被張衡逼還後宮，心下十分憂慮；隨後又聞得文帝駕崩，又聽得煬帝登極，怎不駭怕！在宮中思一回，想一回，寢食都廢，坐臥俱不能安。眾宮人都替她擔著一把干係。宣華一會兒忽想道：「我受先帝厚恩，今日便以一死相報，亦不為過。」一會兒又想道：「楊廣雖做了皇帝，我是他個庶母，卻也處我不得。」一會兒又想道：「昨日我但避回，並不曾傷觸於他，料也無妨。」這一日寸心中便有千千般籌算，萬萬種思量，再沒個定主意。只捱到日色平西，忽見一個內使，雙手捧了一個金盒子，走進宮來，對宣華說道：「新皇爺欽賜娘娘一物，藏於盒內，叫奴婢齎來，請娘娘自收。」隨將金盒兒遞與宣華。宣華接了一看，只見四面都是皇印封著，合口處又有御筆花押，心下早有幾分動疑，不敢便開。因問內使道：「內中莫非毒藥？」內使答道：「此乃皇爺親手自封，奴婢如何得知？娘娘開看，便見端的。」宣華見內使推說不知，一發認做了是毒藥，忽一陣心酸，撲簌簌淚如湧泉，又放聲大哭道：「妾自家亡被擄，已拼老死掖庭，得蒙先帝寵幸，只道是今生之福。誰知紅顏命薄，轉是一場大禍！思量起來，倒不如淪落長門永巷中，還得保全性命也！」一頭說，一頭哭，一頭哭，又一頭說道：「妾蒙先帝厚恩，今日便從死地下，亦自甘心。但恨昨日之事，名分所關，安忍失身從亂！奈何就突然賜死！妾雖無狀，聖恩亦自不寬。」說罷又哭。

眾宮人都認做毒藥，也一齊哭將起來。內使見大家哭做一團，恐怕惹出事來，忙催促道：「娘娘哭也無益，請開了，奴婢好去回旨。」宣華被催不過，只得恨說一聲道：「何期今日死於非命！」遂拭淚將黃封揭去，把金盒蓋輕輕揭開，仔細一看，哪裡是毒藥！卻是幾個五彩製成的同心結子。眾宮人看見，一齊歡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娘娘萬千之喜，得免死矣。」宣華見非鳩藥，心下雖然安了，又見是同心結子，知煬帝情不能忘。心下轉又快快不樂，也不來取結子，也不謝恩，竟回轉身坐於床上，沉吟不語。內使催逼道：「皇爺等久，奴婢要去回旨。娘娘快謝恩收了，莫要帶累奴婢。」宣華只是低了頭，不做一聲。眾宮人勸道：「娘娘差了！昨日因一時任性，抵觸皇爺，故有今日之變。今日皇爺一些不惱，轉賜娘娘同心結子，已是百般僥倖，為何還做這般模樣？那時惹得皇爺真動起怒來，娘娘只怕又要像方才哭了，何不快快謝恩！」左催右逼，弄得個宣華無可奈何，只得歎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中篝之羞，吾知不免矣！」強走起身，把同心結子取出。對著金盒兒，拜了幾拜，依舊到床上去坐。內使見收了結子，便捧了空盒兒出宮去回旨不題。

卻說宣華雖受了結子，心下只是悶悶不喜。坐了一歇，便倒身在床上睡去。眾宮人不好只管勸她，又恐怕煬帝駕臨，大家悄悄的在宮庭中收拾。金鼎內燒了些龍涎鳳腦，寶閣中張起那翠幕珠簾。不多時，日色西沉，碧天上早湧出一輪金鏡。果然好一派夜景！有詩為證：

香霧朦朧擁不開，深宮小院靜徘徊。  
美人向夕閒無事，高捲珠簾待月來。

卻說煬帝得了內使的回信，知宣華收了結子，又謝了恩，料道有幾分停當，滿心歡喜。日間因新喪在身，又是頭一日做皇帝，哪裡便好明明出入！只捱到晚間，瞞了蕭後，也不乘輿，也不坐輦，私自帶幾個宮人，拿著一對素紗燈籠，悄悄的來會宣華。眾宮人看見煬帝駕到，慌忙跑到床前，報與宣華。宣華因心中懊惱，不覺昏昏睡去；忽被眾宮人喚醒，說道：「駕到了，快去迎接。」宣華朦朧朧朧，尚不肯就走。卻早被幾個宮人扶的扶，拽的拽，將她只攙出宮來迎駕。才走到階下，煬帝早已立在殿上。宣華望見煬帝，心裡又羞又惱；然到了這個田地，怎敢抗拒！只得俯伏在地，低低的呼了一聲：「萬歲！」煬帝見了，慌忙用手攙起，說道：「夫人如何也行此禮！」此時宮中高燒銀燭，階前月影橫空。煬帝就在燈月之下，將宣華定睛一看，只見：烏雲不整，環佩無聲；穿一件素縞衣裳，不妝不束。初睡起的光景，比前更不相同。有《柳梢青》一闋為證：

不點鉛華，淡煙素月，別自堪誇。最銷魂處，如嗔似怨，雲鬢歪斜。任他柳掩花遮，怎到得形芳影葩？燈前想像，巫山洛水，宛不爭些。

煬帝見宣華柔媚可憐，越看越愛。因將手攜住說道：「夫人，昨日之事，恍如夢寐；不想今日疏燈明月，又接芳顏。何其幸也！」宣華低了頭，如醉如癡，只不開口。煬帝又道：「朕為夫人寸心若狂，幾蹈不測之禍；夫人心非鐵石，能不見憐！」宣華見煬帝連問數次，只得答道：「賤妾不幸，經侍先皇，以難再薦；且陛下高登九五，六宮中三千粉黛，豈無傾國佳麗！妾敗柳殘花，願陛下以禮自節，勿得鍾情太過！」煬帝笑道：「夫人差矣！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。況佳人難得！朕雖不才，既與夫人相遇，不啻劉阮逢仙，安忍當前錯過！」宣華道：「昔衛公子頑，通於宣姜，為千古所笑。陛下豈不聞也！奈何效之？」煬帝道：「古人有言：『冶容誨淫』。千不合，萬不合，都是夫人不合生得這般風流美麗，使朕邪心狂蕩，死生已不復知，況於笑乎？今月白風清，夜良人靜，正好促膝談心。夫人只管推辭，豈不辜負此一段風光！」遂叫左右看酒來，與夫人撥悶。宣華自料勢不能免，又見煬帝細細溫存，全不以威勢相加，情衣稍動。遂抬起頭來。將煬帝一看，果然是個少年的風流天子！亦有《柳梢青》一首為證：

倚頤而長，一人有美，  
婉如清揚。謾誇富貴，  
不衫不履，自是非常。

時聞天語琳瑯，調笑處珠溫玉光。風流誰似，洛川魏胄，巫峽襄王。

宣華見煬帝是當今天子，又風流可喜，情意殷殷，因轉一念說道：「陛下再三垂盼，妾雖草木，亦自知恩。但恐殘棄之餘，有污聖上之令名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夫人愛我實深。爭奈自見夫人之後，魂銷魄散，寢食俱忘。非夫人見憐，誰能醫得朕之心病！」說話間扛右排上宴來。煬帝叫將桌兒移向簾前，好同娘娘看月。隨攜了宣華，同步下殿來。此時宮中寂靜，月色如銀，花陰樹影，交映階前。真個是人世丹丘，端不減蓬萊閨苑。二人相對而坐，左右斟上酒來。煬帝親奉一杯，與宣華說道：「好景難逢，良緣不易，今幸相親，願以一杯為良媒。」宣華道：「天顏咫尺，妾亦不能定情。但願聖恩保終始耳！」也斟了一杯送與煬帝。煬帝大喜道：「恩愛尚恐難消，安忍負也？」二人交勸而飲，宣華初猶羞澀，飲到數杯之後，漸漸熟了，輕調微笑，一時風情畢露，更覺旖旎可人，喜得個煬帝神魂俱無處安排。二人歡飲了半晌，不覺宮漏聲沉，月華影轉。又起來閒步了一回，方才並肩攜手，同入寢宮。寢宮中早香薰蘭麝，春滿流蘇，帳擁文鴛，被翻紅浪。二人解衣就寢。這一夜的受用，真個是：

月窟雲房清世界，天姝帝子好風流！  
香翻蝶翅花心碎，嬌囀鶯聲柳眼羞。  
紅紫癡迷春不管，雨雲狼藉夢難收。  
醉鄉無限溫柔處，一夜魂銷已遍遊。  
後人又有詩感之曰：  
不是桃夭與合歡，野鴛強認作關關。  
宮中自喜情初熱，殿上誰憐肉未寒！  
論談風情真快暢，尋思名義便辛酸。  
不須三復傷遺事，但作繁華一夢看。

煬帝與宣華恣意交歡，任情取樂。真個歡娛夜短，正好受用；又早雞鳴鐘動，天光欲曙。煬帝因昨日才登極，又有喪事在身，萬萬延捱不得，沒奈何掙將起來早朝。宣華說道：「妾蒙陛下寵眷，已甘枕席之辱，豈不願朝夕承恩！但終有先帝之嫌，陛下行跡還要疏些，免得外官知道，又要論短論長。」煬帝笑說道：「夫人之言有理。」遂出視朝。退了朝，也等不到晚，略在中宮與蕭後鬼混片晌，便東支西吾，依舊躲到後宮來，與宣華幽會。每日家歡談快飲，哪裡管什麼嫌疑！一連就在宣華宮中，住了半月有餘。初猶出來視朝，後漸漸睡到日中不起。宣華再三勸勉，煬帝哪裡肯聽。

卻說江宮蕭後，在東宮時，與煬帝原是同寢同食，朝夕不離，極相恩愛。自入宮立為皇后，煬帝並不一幸。蕭後起初只疑他新喪在身，要別宮獨處，故不好管他。後來差人打聽，聞得夜夜在宣華宮裡淫蕩，心中不覺大怒道：「才做皇帝，便如此淫亂！今不理論，後來將如何抵止！」恰恰這日煬帝退了朝，走入宮來。蕭後便扯住嚷道：「陛下好個皇帝！才做得幾日，便背棄正妻，姦淫父皇的妃子！若做了五年十年，天下婦人，不都被你狂淫盡了？」煬帝道：「偶然適興，御妻何須動怒！」蕭後道：「偶然不偶然，妾也不管。只趁早將她罰入冷宮，不容見面，妾就罷了；若還戀戀不捨，妾傳一道懿旨，將這些醜行曉諭百官，叫你做人不成！」煬帝著忙道：「御妻這般性急，容朕慢慢區處。」蕭後道：「有什麼區處！陛下若舍她不得，妾便叫宮人去凌辱她一場，看她羞羞！」

煬帝原畏懼蕭後，今又見她說話動氣，心下愈加慌忙，只得走起身說道：「御妻耐煩，待朕去與她講明，叫她尋個自便，朕就回宮與御妻請罪。」蕭後道：「講不講也憑陛下，來不來也憑陛下，妾自有區處。」

煬帝離了蕭後，竟自來見宣華，見煬帝神情不暢，便問道：「往常問陛下來時，歡天喜地；今日為何面帶憂容，怏怏不樂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因不聽夫人之言，來往的蹤跡太密，被中宮蕭後探知消息，今日與朕大爭吵一番，故此有些不快。」宣華問道：「皇后爭吵，卻要如何區處？」煬帝道：「蕭後說的一發好笑，叫朕將夫人罰入冷宮，方才肯罷。」宣華說道：「這事易處，陛下何須著惱！妾以葑菲之陋，昔待罪先皇，今又點污聖體，自知死有餘辜。今蒙皇后寬恩，不加誅戮，實出萬幸！罰入冷宮，亦何所辭！但只是長門永巷，還在宮中，恐陛下時相念，未免又惹起禍端。望陛下於皇城外，別賜一所空閒宮院，則沐陛下之皇恩深矣。」煬帝慌說道：「罰入冷宮，乃是皇后之意，朕心必不忍為，夫人如何便要出宮？」宣華道：「妾心自願如此，願陛下割愛！」煬帝哪裡捨得，走近前將宣華一把抱在懷裡說道：「夫人的心腸倒這般硬了，再沒些留連之意？」宣華含淚道：「妾非心硬，若只管貪戀，不但壞了陛下的名聲，明日皇后一怒，妾死無地矣！陛下何不為妾早計萬全！煬帝見宣華言出真心，又恐怕難回蕭後，躊躇了半晌，沒奈何只得依著了宣華，真個叫掌朝的太監來問道：「外邊宮院，是哪一所幽閒潔淨？」太監道：「仙都宮最潔淨。」煬帝就傳旨，一面打掃仙都宮，一面將宮中所有物飾，盡行搬出。各項支用，俱著司監照舊供給。又叫看宴，與娘娘送行。煬帝自入宮來，夜夜都與宣華同宿。二人正在綢繆之際，今一旦分離，如何捨得！講了又講，說了又說，偎偎倚倚，不忍放手。還是宣華再三告辭，煬帝方才許行。又賜了許多金銀珠翠，宣華謝了恩，拜別出宮而去。正是：

死別已吞聲，生離常惻惻。

最苦婦人身，事人以顏色。

卻說煬帝見宣華去了，如醉如癡，後又抱悶走回正宮。蕭後已探知消息，連忙接住說道：「賤妾無狀，致令陛下割恩忍愛，自知有罪，願陛下寬宥！」煬帝心下有萬分不喜，不敢發出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寡人一時昏亂，多虧御妻提醒。」二人說了一會，吃了夜膳，依舊在宮同寢。煬帝熱突突將宣華送出，心中如何不想？初幾日猶惱在心裡，不肯說合；過了幾時，心中按捺不定，或是長吁，或是短歎，或是自語自言；再過幾時，茶裡也是宣華，飯裡也是宣華，夢寐中都是宣華，沒個宣華再不開口。蕭後若勸慰幾句，他就變了顏色，在宮中百般吵鬧。只難為宮人太監們受苦：輕是一掌，重是一推，惱怒時不知打殺了多少！一日牡丹盛開，蕭後置酒請煬帝同賞。飲到半酣之際，煬帝又思想宣華，忽大聲說道：「人生天地間，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又正當少壯之時，若沒有佳麗在前，隨心行樂，這些富貴不過都是虛名，要他何用？就如眼前，牡丹盛開，非不可愛。然終是無情草木，不言不語，徒惱人心！怎如一個可意佳人，有情有色，方是真實受用！」蕭後道：「後宮姬妾無數，哪見得便非佳麗，偏去了一個宣華，就連富貴都嫌起來！」煬帝長歎了一聲說道：「佳人難再得，古語信然。」又悶悶飲了幾杯，竟自起身進宮去睡。

蕭後見煬帝情牽意絆，只是思想宣華，料道禁他不得。次早起來，對煬帝道說：「妾也只是要篤夫婦之情，故勸陛下遣去宣華；今陛下以思想宣華之故，倒把妾認做個妒婦，漸漸參商，是妾求親而反疏也。莫若傳旨將宣華仍詔進宮，朝夕以慰聖懷，妾亦得分陛下之歡顏，豈不兩便？」煬帝大喜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御妻賢德高千古矣！但恐是戲言耳！」蕭後道：「妾安敢戲陛下！」煬帝大喜，哪裡還等得幾時？隨即差一個中官，飛馬去詔宣華。那中官領了聖旨，忙到仙都宮來。卻說宣華自從出宮，也無心望幸，整日裡不描不畫，卻像個沒丈夫的仙姑，不嫁人的月姊，倒也清閒自在。這一日，忽見中官奉旨來宣，她就對中官說道：「妾既蒙聖恩放出，就如逝水落花，安有復人之理！你可為我辭謝皇爺。」中官奏道：「皇爺在宮中立詔娘娘，時刻也等待不得，奴婢焉敢空手回旨？」宣華想一想道：「我有區處。」隨取出一幅鸞箋，忙題詞一首在上。寫完了，又疊做個方勝，付與中官說道：「可為我持此致謝皇爺。」中官不敢再強，只得拿了方勝，回奏煬帝。煬帝連忙拆開來看，卻是《長相思》詞一道，說道：

紅已稀，綠已稀，多謝春風著地吹，殘花難上枝。得寵疑，失寵疑，想像為歡能幾時？怕添新別離。

煬帝看畢，大笑道：「她恐怕朕又棄她，既與蕭後講明，誰忍朝夕離也。」隨取紙筆，也依著來韻，和詞一首，說道：

雨不稀，露不稀，願化春風日夕吹，種成千歲枝。恩何疑，愛何疑，一日為歡十二時，誰能生別離？

煬帝寫完，也疊做一個方勝，仍教中官傳與宣華。宣華見了詞意，知道煬帝的情意諄諄，料道拒他不得。只得重施粉澤，再畫蛾眉。依舊打扮得嬌嬌媚媚，駕了一乘七香車兒，竟入朝來。煬帝看見，喜得骨爽魂酥。這回就像：

塞外贖回青塚恨，帳中重起李夫人。

蕭郎陌路還相遇，劉阮天台再得親。

煬帝與宣華既見，兩下裡悲喜不勝，執著手兒再三慰問。宣華說道：「妾自出宮，只道今生再無相見之期，不知破鏡重圓，又有今日。」煬帝道：「此皆蕭後之美意也，不可不知。」遂同宣華到中宮來拜謝蕭後。蕭後見了，心下雖然不喜，因曉得煬帝的性兒，只得勉強做個好人，轉歡天喜地，叫排宴賀喜。宣華奏謝道：「賤妾寵分日明之光，蒙恩不罪，已出萬幸，何敢言賀？」蕭後道：「聖心不暢，得夫人安慰，匡妾不逮多矣！豈不可賀！」煬帝笑道：「皇后賢德，都是一片真心，夫人倒不必謙遜。」須臾酒至。此時正是豔陽時候，春明景淑，開筵共樂。這一日真個是上林春富，御苑花奇，倒玉傾金，烹龍庖鳳，說不盡帝王家的富貴。但見：

合殿春風麗，深宮淑景芳。

露桃紅蕊簇，煙柳綠絲長。  
遲日龍樓轉，輕煙丹雘翔。  
花濃香冉冉，樹密影蒼蒼。  
巧語聞鸚鵡，新聲出鳳凰。  
筵開珠錯落，座列錦琳琅。  
杯泛蟾蜍色，尊傾琥珀光。  
落花嬌舞袖，啼鳥雜笙簧。  
珠翠排成隊，貂■列作行。  
九重時見笑，六院盡聞香。  
合德隨飛燕，女英伴娥皇。  
恩猶輕雨露，情不羨鴛鴦。  
逸韻飛彤管，春心托兕觥。  
為歡寧有既，獻壽願無疆。  
莫道興亡速，當時樂未央。

煬帝因有宣華在座，與蕭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十分快暢。大觥小爵，只吃得醕醕酏酏。連宣華也灌個半酣方才住手。蕭後一發做個好人，叫眾宮人將煬帝與宣華送到後宮，然後才回宮安寢不題。

卻說煬帝與宣華回到後宮，乘著酒興，相偎相倚，訴一會當時的遇合，講一會別後的相思；談半晌眼前的樂事，又發幾個後日的盟誓。二人這一夜的歡娛，比前更加十倍。正是：

乍見還疑夢裡身，一回相見一回親。  
可憐泉下孤眠客，不見金魚殉葬人。